

民族社会学

(参考资料)

中南民族学院科研处 合编
湖北省民族社会学研究会



《民族社会学》参考资料

中南民族学院科研处合编
湖北省民族社会学研究会

湖南省华容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50,000

1985年4月印刷

2.10

目 录

- 一、什么是民族社会学.....芮逸夫 (1)
- 二、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费孝通 (3)
- 三、论我国民族社会学研究.....李绍明 (19)
- 四、对民族社会学的一些想法.....唐奇甜 (34)
- 五、苏联民族社会学研究.....(苏) Ю. Б. 阿鲁丘尼扬 (43)
..... И. М. 德罗比耶娃
- 六、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主办民族学讲习班
.....汤正方 (50)
- 七、族际关系和民族文化发展过程
.....(苏) И. М. 德罗比耶娃 (55)
..... А. А. 苏索科洛夫
- 八、论民族学与社会学.....李有义 (67)
- 九、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陈中平 (79)
- 十、种族与民族的关系.....(美) 保罗·B. 哈顿 (93)
..... 切斯特·L. 亨特
- 十一、什么是民族——名称上的疑难问题
.....雅罗斯拉夫·克雷伊奇 (103)
..... 维捷斯拉夫·韦利姆斯库
- 十二、什么是民族学.....杨 堃 (114)
- 十三、辩证地考察民族及民族问题的发展过程
.....邬 剑 (147)
- 十四、苏联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苏) 布朗利·塔萨尔基扬茨 (106)

十五、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征·····	张友渔(169)
十六、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	都 淦(186)
十七、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 ·····	韩臧辉(196)
十八、建国以来民族研究工作的成就·····	贺 平(213)
十九、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扎喜旺徐(229)
二十、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些看法 ·····	于光远(235)
二十一、什么是社会学——中外学者的若干论述 ·····	湖北省社会学学会(243)
二十二、社会学在中国·····	王 康(252)
二十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美)亚历克斯·莫克尔(279)
二十四、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并谈社会学·····	费孝通(303)
二十五、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	詹一之 宋道全(324)
二十六、全面开展社会学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杜任之(340)
二十七、后记·····	罗东山(347)

什么是“民族社会学”

(“Ethnosociology”)

芮逸夫

“民族社会学”是指参考原始社会及俗民社会所作之社会关系的研究 (Ake Hultkrantz, General Ethnographic Concepts, 1960, P115)。这个学名德文作 Ethnosoziologie, 但较通用的是 Ethnographischesoziologie (直译为民族志的社会学), 是德国 W. Muhlmann 创用的, 他用以指民族学和社会学中, 以民族实况为根据的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探讨法, 特别是指 1860 年至 1900 年那一段时期对社会进化和文化进化的许多理论的研究。不过, Muhlmann 在他的《人类学史》(Geschichte der Anthropologie, Bonn, 1948) 一书中, 对于“进化论的”(evolutionistic) 一词用来标榜这一时期, 并不满意。法文作 Ethnosociologie, 但也和德国一样, 较通行的是 Ch. Letourneau 用作书名的民族志社会学 (La Sociologie d'après L'ethnographie, Paris, 1880)。据 Ake Hultkrantz 在普通民族学概念 (General ethnological concept, 1900, P115) 一书中说, “美国有时也采用这一学名, 但在斯堪底那维亚诸国, 如瑞典、挪威、丹麦, 及至冰岛, 用的更较通行, 尤其是芬兰。据 A. Eckeröd 之说, 可能是由芬兰学派所造成。这一概念和上述法国 Letourneau 的民族志的社会学及芬兰和美国的社会人类学有渊源关系的。”最近吴主惠氏作浅识民族社会学一文 (载

《中央月刊》第三卷第五期，民国六十年三月，163—171页）说：“民族社会学是以社会学为基础来研究民族本质的科学。……民族社会学就是关系民族的社会科学”它的内容是：（1）观察民族的社会现象，（2）规定民族的社会概念，探讨民族的本质。

（原载《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册
《人类学》“民族社会学”条目）

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

费孝通

今天我想同大家研究一下，我们的瑶族调查下一步怎么搞，想征求大家的意见，商量商量。这两年已有三个同志去瑶山调查了几个月，我也跑了两趟。我们有了点新的看法，对一些问题比较清楚了一点。可以提出来谈一谈。

首先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中央民族学院搞民族研究工作，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在座的许多同志都是老兵了。以前都是年轻力壮的，现在是中年或老年了。一转眼，我们这一代人就要过去了。总的说来，我们这一代确是走了很大一步。首先应该肯定这点。我们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很局部很局部，零零星星的，一直到全面的全国性的调查。这在全世界是少有的，值得骄傲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后的30年应该怎么走？我们要为后辈开点路子。昨天看了一下这本《中国少数民族》。外边很重视这本书，这么厚。有了这么一本，人家就能知道中国少数民族究竟怎么样，这是好的一面。在开始决定编写这本书时，我就说不管它好不好，我们要把我们已达到的水平摆出来。好的大家肯定，不好的也不要紧，留着和今后的比较，今后更好了就是进步。一切事不能求全，不可能一步登天。实际上做了的工作摆出来看看有好处。

我这两年在搞社会学，其实可以说是搞汉族地区的社会调查。民族学在中国主要是搞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所

· 本文是作者于1981年12月7日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在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从学术分科上说可以合而为一的。因此我们也不妨称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研究作民族社会学。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我们已肯定它，这书受到了许多人的重视。以前没有，现在有了，这是了不起的，可是我们自己不要感到满足。在五套丛书开始的时候，我说要结束前面这一段，为后面开一条路，继续开来。五套丛书拿出来亮相，好的在里边，不足的也在这里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继续向前跑？这是我们当前的问题。

在民族研究的范围里边，我们要回头想一想，毛主席、周总理早年叫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下去，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实地调查。在座的同志们很多都参加了。那时要充分准备好了才下去，已经来不及了。说老实话，我们在社会调查研究这门学问上是很没有训练的。回想当年抗战年代，兵荒马乱，怎能安心学习？我在西南联大时，学生们也整天搞运动，比较优秀的学生搞地下革命活动。那时要读书，书也很少。解放后，我们为新中国带来了多少遗产呢？毛主席说过：我们对中国社会认识得太少了，我们没有多少调查资料，资产阶级没有做，所以还得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在五十年代就是这样冒冒失失地上阵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搞调查的，到现在已有三十年了。我们这儿很多人都参加过，年纪轻的也许不知道。那时的精神的确不错，劲头很大，访问团到处跑。但是我们的理论的确不多。我们搞来了一大堆资料。《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有点成就的话，归根到底是五十年代很多同志一起打下的基础。我们必须从旧的好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不要脱离我们原来好的东西，就是要下乡，要接触

少数民族，要实地调查。我们不能满足于《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的水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当可以再进一步。大家想一想，怎么把它搞深一点。

我想大家不会反对我说：我们要恢复早年社会调查的这个传统。这是党的优良传统，是毛主席一向提倡的传统。毛主席伟大的贡献在哪里呢？还不是他把马列主义引进到中国来，结合中国实际创造了最新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熟悉中国农民的力量，他从小在农民里边生活。他能提高到理论进行阶级分析，处理中国农民问题，动员中国农民的力量，把三座大山推倒，这是过去马克思没有想到，列宁也没有想到的。毛主席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中国情况，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学的不是学人家的结论，结论是历史范畴里边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处理事情的方法。要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我们要有点气魄。中国也要出马克思嘛。不能说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马克思。我们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出毛泽东思想，我们却不能停止在毛泽东思想上。《决议》对这个问题就说清楚了，我们还要发展。怎么发展？不是靠空想，而是靠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看中国的变化。当前的中国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大实验，特别在民族范围里边，这个实验多大呀。这里有着多少宝贵的东西，看我们自己去拿不拿。如果我们不拿的话，人家要指责我们：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后代人会说，这么好的机会你们不记录下来，不分析出来，还要叫我们来考据。我总是要说，大家应当想到这一点，到六十岁的人不能不想到这一点。我们只有二十年了，不要辜负这二十年。我们必须自己动手进行调查。发号施令，那很容易，但是不行，这不是创立一个新局面的精神。我们必须要自己动手去实验，自己下去调查。我们下去调查什么呢？我们过去有个经验，我们的民族调查

要适合具体的民族工作的要求。参加民族识别的同志们都知道。当时这个问题不能不搞，因为开人民代表大会要有各民族的代表出席。我们中国究竟有哪些民族，各个民族各有多少人？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我们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当时是为了要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为了要培养翻译人员。人大开会要翻译，所以在中央民族学院办了语文系，开了很多语文班，当时我们是从具体工作需要出发来干的。这里面出了一些偏向，大家有很多意见。但并不是说在理论联系实际，知识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上出了问题。这些原则还是对的。后来做得不对的，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用行政方法来对待研究工作。做完了就完事，写完报告就不再去研究了，就放下了。我们跟着行政需要在那儿跑，跑得很急很忙，但就是没有法子提高。这是领导研究工作的人要负的责任，在1957年之前，包括我自己在内。后来当然更厉害了。有人叫它炒冷饭，风吹来吹去地吹。今天不去说它了。

我们应当看到，现在我们的民族工作更复杂了，需要更多的知识。要搞区域自治，光凭几条纲要已经不够。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草地怎么办？森林怎么办？其他资源怎么办？牵涉的问题很多。目前正在开会研究。研究这些问题就必须了解具体情况，这就要深入调查。

让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大瑶山。解放以前它是长期不受汉族统治的地区。但是在经济上它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大瑶山的山势很险。我1935年进去时，一天只能走一个村子。南边圣堂山一带很险。由于这些险要，以前汉族统治势力进不去。在大瑶山的附近有个地方叫大藤峡，明朝的统治者和瑶族在这里打了一百年的仗。让我们看一下地图：在历史上，汉族进入广西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桂林下去，形成了一个桂林官话区，一条从广东进去，形成了一个白话

区。这两条路线，就在大藤峡一带碰头。在明代之前，这一带可能都是瑶族聚居区，隔住了南下的汉族同西上的汉族。到明朝这时候汉族就开始要打通这地区，所以和当地的瑶族打了一百年。这场战斗，瑶族失败了。很多不同的集团，在不同的时间退到这大瑶山里，依靠险要的地势，生存了下来。在大瑶山里，聚积了许多不同来路的人，至今还有五个名称不同的集团。

这些聚居在大瑶山的集团都被称为瑶族。他们抗拒住汉族或壮族的统治，在政治上维持了自主的局面。直到这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国民党的广西地方势力，利用现代化武器和大瑶山里瑶族集团的矛盾打了进去，至少在名义上建立了对瑶族的统治机构。1949年全国快要解放时，国民党想在里面搞据点，有一部分反动军队开进大瑶山。他们在山里无恶不作，引起了瑶族人民的反抗，造成了解放的条件。当地瑶族和我们解放军结合起来，把国民党军队消灭在山里面。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瑶山在行政上划分给六个县去统治。解放后，我们首先把这个瑶族聚居地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行政单位。这在原则上是对的。山里边的居民都承认是瑶族，而且原来就有维持山内社会秩序和抵抗外族入侵的统一的政治组织叫大石碑。尽管他们的来源不同，语言有别，可是他们在共同命运中，结合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瑶族。

为了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52年大瑶山的瑶族聚居区成立了自治地方，即今金秀瑶族自治县。这个自治地方的区域怎么划呢？由于当时对民族区域自治还缺乏经验，所以只看到政治上的平等团结，而没有充分注意到享受自治权利的民族的发展前途。金秀瑶族自治县就以山为界，界线沿山脚划定。这种沿山脚划界的办法现在看来是很成问题的。这里

牵涉到我们的认识问题。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呢？实现民族平等固然是这个政策的最终目的，但是要使各民族真正能达到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还必须要有事实上平等的基础。要使各民族在经济上达到平等的地位，就有待于帮助不发达的民族发展起来。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应当提供各民族发展的物质基础，一个自治的地方。

金秀瑶族自治县的问题就在于按山脚划界的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不相符合，因而发生种种经济发展上的困难。大瑶山是桂江和柳江之间的一个山区，山区周围是平地。山区的中心是1,700多公尺的圣堂山。从这中心有若干条河作放射形地流向平地，分别汇合在桂江和柳江。由于这种地形，山内交通很困难。人们只有沿着河流向外走，通到山外。所以山内原本没有市集，市集都在山脚之外的平原地方。金秀的土产要运到邻县的市集上去出卖，再从这些市集购买消费品，所以在金秀县内收不到商业上的税款。这就影响了这个县的财政。金秀自治县入不敷出，年年要靠上级津贴过日子。金秀是个宜林的山区，历来粮食不能自给。他们用木材和林区副产品到山外换取粮食。后来搞以粮为纲，自己出产粮食，但是依旧不够，还得靠上级补助统销粮，成了一个三靠县。这一切困难的基本原因是在它的行政区域不符合经济区域。

提到民族自治地方的区划问题，我们可以回想起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时的一段历史。广西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最早成立的是桂西壮族自治区。他们在广西西部穷山区，搞了一个壮族自治地方。周总理说：不行，这样搞下去，就是划地为牢，这个民族是发展不起来的，必须把原来属于广西这个地域为基础成立壮族自治区，尽管汉族人数超过了壮族。那时有很多人反对，经过说服，讲道理，大家才同意。从这

个事例，我们可以知道，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不是民族分割，而是民族团结，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这对汉族、对每个民族都有好处。所以我们应当根据发展的条件来划定自治地方的区域。总理总结了过去一段时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才作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划的决定。现在回想起来，在1952年成立金秀瑶族自治县时，我们的确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而现在呢？我们必须重新考虑金秀的县界了。

关于大瑶山的瑶族让我再讲一点。假使我们带着教条的脑筋去看，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大瑶山的瑶族中各个集团的语言不同，算不算一个瑶族。有人会用简单的办法来加以解释，说它们是方言不同。这是我们过去采取过的方法。什么叫语言不同？什么叫方言不同？从来没有好好讲明白过。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花蓝瑶讲的话近于苗语，茶山瑶讲的话近于侗语，盘瑶话属于瑶语。往历史上看，这是能明白的。我上面已经讲过，这些集团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地方进入这个大瑶山的。他们保留着一些原来的语言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来研究这些问题。但是既然这些集团都说自己是瑶族，而且他们还有共同的维持山内社会秩序和抵抗山外侵入的社会组织，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我们不应用条条框框去硬扣在活生生的事实上。但是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他们会形成一个瑶族，而这个共同体同时为什么还能容许各部分有不同的个性？这样一问，我们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也就深入了，大瑶山也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个实验室了。

大瑶山里的具体情况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想到过许多问题：什么叫瑶族？瑶族的分布怎样？为什么贵州没有或很少瑶族？为什么一到广西，苗族就很少了，而且只在北部靠贵州那一条边上？这里似乎可以划出一条界线，北面是苗，南

面是瑶。可是一到东头却既不是苗，又不是瑶，而是畲了。其何故也？这里有个历史的解释么。我于是想到潘光旦先生的那一套设想来了。有一个时候我们常在一起讨论这套设想，后来我讲给郭沫若先生听，他也觉得很有意思，认为可以追研。潘先生的设思是苗、瑶、畲这三个民族在历史上有密切的关系，可能是早年从淮水流域向南迁徙的中原移民。在这里让我插一句，这种设想是要我们从历史上去找这三个民族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同源论”，更不是要把三个民族划等号。

潘先生从族名和地名的联系，从民间信仰和传说的研究构成一种设想。他曾说，我们可以从徐、舒、畲一系的地名和族名中推想出一条民族迁移的路线，很可能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夷中靠西南的一支的族名就是徐。他们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现在还留下徐州这个地名。这时期的文献中也看得到这地区的人称作舒。潘先生更从瑶、畲的盘瓠传说联系到徐偃王的记载，认为瑶族中的过山榜有它的历史背景，只是后来加以“神话化”罢了。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

我现在只能凭记忆来讲潘先生的设想，这里有研究畲族的同志，可能也听见潘先生讲过这个设想，我认为这个设想给了我们进一步研究这问题的线索。这种设想的重要性就是为我们提出一个宏观的整体观点。过去我们的民族研究很多是以现有的民族单位为范围的。《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的体例就是如此。这当然有它的好处。但是在研究工作上已经遇到它的局限性。因此，这几年里有人提出要研究各民族历

史上的联系。如果再进一步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它怎样形成的过程和它的结构和变化了。

潘先生的设想指出了我们中国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是不断流动的，而这些流动却有它总的趋势。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总的说来是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进，中原民族的向南，沿海民族的入海和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的国境。这一盘棋如果看清楚了。我们现在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就容易说明了。

宏观的研究还得和微型的研究相结合。中华民族又分又合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作具体的观察，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只能通过文字记录、遗留的文物，以及现有的风俗、习惯、传说、信仰等去推考，但是如果从微型的具体实况来观察各民族间又分又合的关系，那就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理解，充实我们对民族问题的理论认识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大瑶山提供了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园地。

苗、瑶、畲提供了山区民族的一种类型。壮族就和它们不同，它既是一个小民族，又是一个大民族。对于汉族来说，它是个小民族；对于苗、瑶来说，它是个大民族。这是它的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当前民族工作中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再说西边从甘肃南下到云南西陲的这个走廊。历史上彝族属系的不同集团曾在这里建立过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它们正处在汉藏之间。这几个大民族在这地区你来我去，我去你来地搞了几千年。来回的历史流动，都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冲积的沉砂。所以，我在前年曾经指出过，这是一个极值得研究的地区。但是我们对彝族至今还没有个全面的认识。一谈到彝族就是凉山奴隶制。要知道这只是彝族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历史的残余部分。实际上彝族的各部分发展很不平衡，许多部分早已超过奴隶制阶段了。现在已经认

定的云南地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我想不少是和彝族极为密切的。为什么分成这些民族也是要进一步研究。

我这样说是为了要指出过去的民族研究是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分别地一个一个研究，在方法上固然有其长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今后似乎要进一步和宏观的研究配合起来。最近听说西南几省的民族研究工作者联合起来一起攻关，要把藏汉之间的走廊地区进行一次调查，那是很好的。我希望云贵高原也不妨作为一个单位来进行一次综合调查。我们现在广西大瑶山进行的调查，其实是另一个地区；即南岭山脉这个走廊的综合调查的起点。

关于宏观的民族研究让我再多说几句。我在清华研究院结业时写了两篇论文，其中之一是《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这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我发现这个地区有较多的圆头、身高平均在1.6米以下的B类型，B类型是现在我国南方沿海诸省的主要居民。从历史上看这种类型的人可能是早期的东亚沿海居民。现在华北居住主要的A类型，可能是后来从西部进入华北而把B类型挤开，一部分越海去朝鲜半岛、日本及其他岛屿；一部分就向南，迁到江、浙，甚至粤、桂。这是说，在那一股从淮河流域南下的移民之中，可能还有一种也许和古越人有关的人存在。再说，晋时淝水之战，谢安故作镇静，听到胜利的消息，心情激动，倒穿木屐。这个故事我们都熟悉，试问，这种木屐文化现在哪里去了？日本人现在却还在穿木屐。

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曾被拉铁摩尔所称的“内部边疆”，即我所说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

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

回到《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成绩我已肯定，如果说它不足的地方，就是缺乏宏观的总结，也不够微型的调查，两头都差。今后我们就得两头一起抓，既要有宏观的研究，还要进行切实的微型调查。

现在我想讲一讲“微型”的研究。微型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同当地人民结合起来，对这地方的居民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研究。这种微型研究是过去社会人类学常用的方法。我们也做过这种研究，比如我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都是例子。但是在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中还不多，而且也不够“微”，也没有能体现“型”的特点。“微”是指深入到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泛泛地一般化的叙述，要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这样才能说是“直接的观察”。“型”是指把一个麻雀作为一个类型的代表，解剖得清清楚楚，五脏六腑，如何搭配，如何活动，全面说明；而且要把这个麻雀的特点讲出来，它和别的麻雀有何不同，为何不同等等。这样的“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的“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

微型研究主要是要研究者亲身到要研究的社会中去调查，不能满足于发几张表格去填写的方法。他要如毛主席所说的，和被研究者交朋友，体验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生活，听他们发表的意见，拜他们为师。真正的在社会生活中的人才知道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他们才是研究社会者所依靠的对象，才是研究资料的来源。在殖民地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利益的不同，所以研究工作存在着很严重的局限性。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矛盾才能解决，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研究